

倡踐三不永懷念

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三日講於淨廬

● 仁俊長老 開示
● 沈惠珠 整理

劉先生、鄭先生，還有諸位善人：本人今天特地為了追念周、胡二位老居士（編註：周、胡二位老居士為慧炬創辦人周宣德居士及夫人胡安素居士）而講「倡踐三不永懷念」。茲分四段說明：

一、周胡伉儷倡佛囑護持三寶解三空

周老胡老二位居士，他們提倡佛的最根本囑咐。佛法的根本，主要就是三不可少，《阿彌陀經》上說：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。」這三不統攝了一切大乘佛法，能夠倡振這三種最根本大乘佛法的人，不論是僧是俗，應該值得我們永遠懷念。因為把握了這三不，才能真正生生世世護持三寶。真能護持三寶的人，最主要的瞭解，就是

已了知佛法的三種空：內空、外空、內外空。

內空是指內在身心，從智慧的觀照當中，沒有像一般人所執著的那個實在的我。真瞭解身心空，也就自然瞭解與身心相呼應的一切外境，瞬息變化，也是沒有實性的，這便是外空。至於內外空，那是總合說內外一切都是空。佛法講空，都是先從這三空講起。因為絕大多數人，都是為身心所困，也為外境所縛。那麼現在了解了內空，解除了內在的困惑；了解了外空，解除了外境的迷惑。如果是這樣子了解了，內外就都空了，所以身心就能寧能安。

（一）解空發慧了卻二

佛法講空也講有，說到真正的空，是就相對性說的。瞭解裡裡外外沒有實我，沒有實

性，自然就領會到一切都是緣起性空，這樣子就能啟發智慧。簡單地說，智慧就是徹底的迴脫了自己，也看清楚了外境，這叫做慧。「了卻二」，是說有了這樣的智慧，就能夠了卻自我，也能夠把自我所有一切了卻了。大多數人，都是在那兒貪自我享受，因此永遠困在「二」界之間。

現在我們舉一現實的例子說，周、胡兩位老人家，就是把自己的身心看空了，也把自己所有的都奉獻出來了。比如說這個淨廬，就是他無條件奉獻出來的，因此，現在台北才有這麼佛法的道場。現在談到「了卻」了他們二位能夠了卻了自我的牽掛，但不會了卻佛和眾生。

（二）一心徹踐三不少

因為他了卻了自我，所以才能一心一意地、徹底地實踐三種不可少。四十多年前，從大陸到台灣來的信佛的老居士非常多，有的提倡某一宗，有的隨意修學，沒有一定宗派的觀念。他們二位老

人家，把握了佛法的整體。佛法最主要的是什麼呢？就是善根、福德、因緣。現在說善根：

過去久遠久遠，聖人已深深地培養了，所以到現在才能真正地發力。佛法最根本的善根，就是不貪不瞋不癡。普通說癡是煩惱的總源，但是由一切大乘經論來說，談到三不善根，都是先從貪說起，談到三善根也是從責說起。因為一切人，大多數都是貪欲心非常強烈，而且離不開現實生活，可以說貪從來沒有離開念頭心地。

如果你們真正能控制這個我，才有可能把貪忍住。我們通常說的貪愛，可以說是通三世的。由於貪戀現在的生命，相信一切都為自己所有，就自然而然貪愛了。即使到了最後這一期的生命快要結束了，他還希望將來的生命比現在更好。從這樣來看，貪這染著心，可以說全身全心，染著透了。說到真正地修學，它是從心底裡面最微細的貪控制起，時日久了，那些粗重染污的貪，才能控制住，因為這



個貪啊、那個癡啊都非常深，都非常微細，如果能夠控制住日常微細的貪，久久癡也就受到控制了。

二、宿善深培今發力

宿善深培今發力，是說真正能控制微細之貪，一定要宿世善根深深地培植，這一生才能發力成就。「力」，是說從許久許久以來，學佛法，體驗佛法、從佛法當中儲積力量，非常充實。因此，從今以後，生生世世為佛法盡力，為眾生盡力，永遠不再匱缺。有了佛法這個力，他才能控制因為情見所造成的劣根性。一個學佛得到佛力的受用、法味的受用、佛力的作用的人，他生命內在奮發心就強，儘管為眾生，為佛法，原本看起來辛勤勞苦，甚至於疲倦無盡，他呢，絲毫也不感到勞累。

(一) 力足二耐二更堅

就是佛法當中，真正佛力充足，並有兩種能耐。既耐得住

種種的倦，同時也耐得住種種的怨。說到眾怨欲譏，若干年前，台灣的佛教，不要說在家居士的認識傾向不同，就是出家人與出家人之間，也有許多不同調的異音。周老居士奔走於各出家人、各宗派之間，他平等的恭敬，平等的護持。有的人不瞭解他的個性，說他太圓融，說得不好聽是圓滑，這是一種譏笑、諷刺，但是他能夠耐得住這樣的譏，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。

二更堅，就是他的願、行更加進步，佛法中所說的願，簡單的說就是體怨進道。一般的人學佛法受了種種的怨害刺激，受到種種的苦頭，因此退心。但真正有願力的人，他反而從這種種的怨害當中，能夠體會佛法，知道只有這樣，才能真正地發心，真正地與佛道相應。

例如，釋迦佛晚年，提婆達多想盡種種方法傷害世尊，破壞僧團。從因果說，他下生當然就掉到地獄裡面。但是佛在大乘經裡，照常為他授記，說他將來還可成佛，

這就是體怨進道的一個例子。

我們現在學佛法，要真正願發得很進步，一定要能夠面對種種迫害，深深地體諒對方。在某種情況之下，要盡量地，不管是明地暗地，能夠用種種方法啟發他，不能同他鬧對立，這樣自己的願才能愈堅強。這個願強了，願力就寬大了，心量也就寬大了，臉色也才能寬鬆、暢豁。

如果我們想開始過好生活。你就要對那些怨害你的人，不再記恨，不再掛懷，反而要感激他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你懂得修忍辱，有這個願，承受得了。如果不懂得這個願力，就會受不了，因為懂得願，受得了，你的願愈受得多，便化得愈透，這樣心量和願力才能廣大，才能堅強，你才能真正步上佛道。

佛說要普度眾生，我們學佛的人，也要學佛的普度眾生心，你如真想普度眾生，你就要發這個大願，這個願你保不住，只拚命求生西方，我認為你不能到西方去。

「行」是說消惱通人。佛

法當中，行是什麼？是指我們內在的念頭起了種種煩惱，尤其是那些癡人的煩惱，或者是人造成自己墮落的那個染污，這是惱的方面。現在說真正的行，是不論有形無形，要能夠消除那些惱。

「通人」，學佛法也就是學通人。佛在因地，當然禮佛，但也更要禮人。一般人只知道禮佛，不知道禮人。有時候反而說人傷害了我，我要報復他，你這樣，是沒有念到佛。你真正禮佛，要與佛相通，佛是怎樣成佛的？他一面真正地念人、見人，一面真正地學佛，這樣才能生生世世地見人見佛、通人通佛。

說老實話，你光禮佛不禮人，你若想要見佛，幾乎不可能的。為什麼？因為佛主要的是他見得一切人，受得一切人的。因為能受得一切人，他深深的與眾生打成一片，深深的觀察眾生。眾生的好處，他盡量的學，眾生的壞處，他盡量的原諒。因為這樣的學，這樣的原諒，他才能真正地發菩提心。



（二）堅持廣植不享果

直迴直趣直脫粘

是說發堅固心修持，執持佛法，同時發廣大心植福德，不享果。也就是廣結善緣，植善因不享果。即使得到種種善果，他也不以這樣的果視為自己。不享福果的人才能真正有福，我們看一切佛、一切大菩薩，他們的福果福德大極了，要他們享受的話，歷經千百劫也享不完呀。因為久遠以來，積的福德善根太深了。若依佛菩薩的眼光來看，知道自己過去一直受人家的供養、幫助，也太多太多了。現在自己所有的福德，也可以說是人家給予我的。我現在才開始償還，不應該同一般人一樣享福果。

近代歐陽竟無老居士，精專唯識學。他有一句名言：「不留一毫自用。」就是說他學佛法，在經濟方面絕對不留一毫錢自己享用。這樣簡單的一句話，卻真是了不得呀。論他的學問，他是一位大書法家，以他的書法，足可以為自己賺許多財富，但他絕

不肯拿自己的字去賣。這樣的人才真正是盡整個生命之力，奉行佛法，不享佛果。「直迴直趣直脫粘」，就現實生活來說，人要吃飯，要住房子，但只要粗衣淡飯，他最簡單的地方就好，其餘的一切完全奉獻給眾生，奉獻無上菩提，這樣的直發大心，向成佛的大道邁進。

「直脫粘」，是說不要粘手粘腳。許多人貪著心重，抓名位，抓財寶，將他喜愛的粘在身上，捨不得放開。這兒我要拿周宣德老居士來說，若干年前，印順老法師談到周老居士的為人。也就是四十年前，那個時候，中華民國為了邦交，凡是佛教國家，都請出家人或者有名的居士去訪問。政府命令，派人出去，所有的費用都由政府供給，那時的外匯緊得很，少了怎麼辦？要自己想辦法，多了，也不要再繳給國庫。周老居士很了不起，他呢，出國應用的用，應省的省，回到台灣來，還剩下一筆美鈔，他完全地一文一毫都繳進國庫。一般人會想不繳庫不犯法嘛，拿去好

了。他不肯，這就顯得他不粘手，這個手很正，很清淨。這種典範，不論出家、在家人，都應該學習。

三、植廣攝遍佛策己

由於他的善根善行，因此，受攝持的眾生相當普遍。這是周老的一個特色，不管是老年、壯年、青少年，他都能同這些人打成一片。他特別關心學校裡的青少年，在許多大學，如台灣大學等，推動輔導組織佛學社，讓那些青年能夠接受佛法的薰習。現在，許多已進入中年信佛虔誠的居士，都曾受到他的號召和影響。我們慧炬的鄭先生，就是其中之一。如果不是四十多年前，周老提倡青年學佛，也許現在你我坐在這個地方講經的立場都沒有耶。「佛策己」，就是說他們完全以佛菩薩的精神來勉勵自己。

（一）福不覆己德效佛

由於善根深培，知道福相當可怕，雖然他有大福，但他不被福

蓋覆。福會顛覆人，這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，例子舉不勝舉。所有王朝在閉國的時候，都是戰戰兢兢，知道好好地振作，把國家的基礎奠立得很牢固。傳到二、三代以後，就怠惰了，那些皇子皇孫，或者豪門貴族，一個一個都在那裡享福，一享福渾身都癱瘓了，振作不起來了，這樣就被福蓋覆了。所以，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的時候，老百姓固然痛苦，那些皇子皇孫比老百姓更痛苦。

「德效佛」，是說世間的人，有福不一定有德，有德又有大福。從佛法的因果來說，如你持守人乘的五戒，將來就可以感到福報。像這樣的福報，因為缺乏智慧，貪享這福果，到臨了反被這個福弄得愚癡顛倒。佛經上說，有一個老鼠，貪吃瓶子裡面的酥。牠吃呀吃，覺得滋味太好了，索性鑽進瓶子裡面去，到吃肥了，便跑不出來了。當被人看到的時候，連瓶子跟老鼠摔破，這命就送掉了。許多人享福，也同這個貪吃瓶酥的老鼠差不了多少。



真正以佛菩薩來策己的人，他知道自己福積得太少，不夠推福給別人，因此永遠不會被福所蓋覆。有這樣一個基本觀念，一切的功德，都盡可能向上修學佛法。總括地說一句，「德」就是一切善法的總名稱。比如說，釋迦佛，眾生稱讚他「萬德莊嚴」我們要修學佛法，也就是發這個菩提心。發菩提心，可以分三方面：

1·發菩提心，要與一切智慧相應，換句話說，就是要求得佛的圓滿清淨無上菩提智慧。

2·要具有大悲心，就是說要深深體念眾生苦，要盡可能減輕眾生苦，到必要的時候，有真誠的悲心代眾生受苦。

3·要想完成德，要以無所得為方便。菩薩們儘管行了種種不可思量的功德，在他看起來，是太少太少，不會向自己得意洋洋，說我作了許多許多的好事情，菩薩從來沒有這麼樣的意思。假使你認為自己已經作了許多了不起的事情，想得到好的果報，像這樣就是貪著嘛。貪著福

報，你會停止下來，久了，就退下來了。現在說自己所作，沒有滿足的心，就永遠不會貪著，這樣才能真正積聚種種福德。若不想不為福蔽覆自己，要有一個基本觀念，就是把種種修的福德，盡量效學佛那樣無念無得。

（二）崇德節福驚發福

修學佛法，要崇敬功德，也要崇拜那些有功德的人，盡量跟他們學。「節福」，是說自己儘管有福，也要盡量節用這福，也就是盡量惜福。我們學佛法，所謂「發福容易發慧難」，就是說你這個人，家庭教育好，人又聰明，讀書作事，經濟、地位都有了，這是福呀。發福容易得很，發慧就太困難太困難。為什麼呢？因為現在許多人，儘管有世俗的慧，但這是有漏的世俗慧，是與我們意識相應的，意識的特徵是什麼呢？是執取，就是說我有本事，我要怎麼怎麼，執取自我，自以為是。假使你這樣子執取，無漏智慧便不能生起。所以

說發福容易發慧難，難在如何以清淨無染的智慧，控制世俗有染的有漏慧。這樣才能精嚴精進，才能在無漏慧上體會深入。

據我所瞭解，現在台灣的佛教，表面上看，興旺得很，也是事實。但另外一種現象，就是福報廣，智慧荒。這是佛法的致命處。真正了悟佛法的人，懂什麼叫做福？什麼叫做慧？清楚了知，就會「驚發福」。現在在座的諸位，大家都有福，我也有福。但是在我的觀念中，我時常警覺，我發這個福太快了，因為另外一方面，我沒有發慧呀！

（三）愧慧推福福成德

由於沒有發慧，就要起大慚愧心。從佛法上說，愧的作用在對治愚癡。愚癡心重的人沒有慚愧。即使是一個大學問家、大思想家，他很了不起，在某種情況之下，人家罵了他一句，他氣得不得了，你說，他智慧在哪兒啊？假使你能有這個大愧心，便能控制愚癡，便不會生氣，不

會動怒。儘管你有學問有思想，若你偏一邊，不落於斷，即落於常，都是滴漏苦惱的根本。現在你有了大慚愧心，你就能控制大愚癡，這樣激發久了，清淨智慧就能一天一天地增長。

「愧慧推福」，是說你真正有了愧心，你才真正知道智慧的作用，從智慧當中，發生真正的力量「推福」。有這個決心，把應享的福盡量推開去，讓那些沒有福享的人，盡量滿足他們的享受，這樣，你才能「更推福」。

「福成德」，是你能這樣作福，這個福就是淨福，也就能應福而成就種種功德善根。

學佛法要知道次第。什麼叫做學佛法的次第？分三個步驟來說：

一開始，就是盡量的植福，也盡量的把福推出去，這樣才能把過去久遠和今生的種種罪業減輕、捨除。第二，中間破除我，修學的歷程長得很，不像現在一般人說的頓悟頓成、即生成佛，那真是害人不淺的話。中間



破除，是修學歷程的中間長得很，要盡量破除我見、我愛。因為這個見、愛簡化的說，是一切煩惱的代名。為什麼要破除見、愛呢？就有漏生命方面來說，見是造情緒、造有漏生命的動力，情是延續有漏生命的。現在你要去轉這有漏的生命成為無漏的慧命，中間就要好好的控制一般人所執著的實我，或者真常大我。

後斷一切見，是說到了最後，快要圓成佛果了，一切見都要徹底的掃蕩。不但邪見要掃蕩，就連你執著「我見到佛、我見到法、我見到僧」也要掃蕩，因為這也是一個見，一個執著。譬喻說，鐵、銅打的鎖，鎖在腳上，走起來不方便。金子打成的鎖，鎖在腳上，走起來同樣不方便嘛。所以到了最後，快要悟真正悟的時候，所有的一切見完全銷融掉了。這個時候，才能真正見到世出世間的差別實相和一味真理。自思能善巧，是說要知道修學歷程的三個大階段，才是真正善巧修學佛法的人。

四、慧炬燦導修善福

深受信眾喜愛的雜誌「慧炬」，這也是周老取的名字。慧炬一直在那兒不斷地發燦爛的慧光，指導許多迷夢中的眾生。

「修善福」？是說有智慧的光照，才能真正修善根、修福德。說到「修」，正學普賢「行」不偏撥。「行」中間要有一個單獨的括弧。佛法講修行，分成兩大類：一是自力行，聲聞、圓覺聖者他們著重自力，也就是以自力和法力兩種力量總合起來，破除一切煩惱，自己又深思斷見了，得到真正的究竟，了脫生死。第二種叫做普賢行，這個行即是一切善根、福德的總稱。普賢行就是廣大行，真正攝入廣大善根，久久的生死當中，利益眾生，圓成佛道。

談到「不偏撥」，現在修學佛法的人，總是說我是學哪一宗的，我這一宗了不起，學到了這一宗，就概括一切了。或者許多人到現在還說，我是創哪一宗的

幾代幾代的什麼什麼。其實，說老實話，這樣的修養，學佛法，真是太小太小了。真正學佛法的，知道要修學一切的法門，「法門無量誓願學」，不是光學哪一宗，或者是哪一門哪一派，就自以為足啊！如果是這樣，整個佛法，可以說拋棄得差不多了。有人曾問我，一某某人，你學的是哪一宗啊？我說：我是學的是佛法。佛法是什麼呢？就是普賢行，普賢行的內容是什麼呢？就是三不可少啊，不可以少善根，不可以少福德，不可以少因緣。

（一）慧擇因緣辨染淨

為何說不可以少因緣？因緣是一切佛法的心髓。如果佛法不講因緣，就不成為佛法。學佛最重要的就是用智慧來抉擇因緣。因緣有染有淨，染的因緣造成生死流轉的苦因苦果，淨的因緣就是學成超出生死的清淨因清淨果。佛在世的時候，有人問：「世尊，你說的是什麼法？」他說：「我說緣起，或者是說，

我論因說因。我說的完全是緣起。」宇宙萬有的現象，它的通智是什麼？就是緣起。最近有一部書，說到我論因說因，我哪，就討論這個因，也說明這個因，也就是說，我是說因說果。因是主體，緣是種種助力，有主體，也有種種助力，好事、壞事就能夠出現或者是完成。關於因緣或者緣起的意義，《慧炬雜誌》時常有論述提及。

現在我說佛法的因果，同世間人講的因果，許多都不相同。世間的因果，說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」。這話沒有錯；種什麼得什麼，或者也可以說是自作自受。但深一層去研究，就有問題，為什麼呢？種瓜得瓜，瓜永遠是瓜；種豆得豆，豆永遠還是豆呀，這是直接因果。你怎樣改良，只是改良而已，不能根本改變。佛法說的因果，不但是改良，還能徹底改變這個因果，論因論果都無自性。

佛法真關心的因果，是對照起來講的。說因果之因，有果



故因，有果故因，故非真因。說這個因的本身，它不是自己本身形成的。說到對照方面，有果，才顯出因。既然因為有果才顯出因，這個因就不是真實的因，不是絕對獨存的東西。果，也可以比照這個因來解釋。照這樣說，因果是絕對可以改變的。因可以成果，果也可以成因，因果久久地受到互相關聯。比喻說，父母生孩子，父母是因，孩子兒女是果。兒女長大了，又變成父母，他又生孩子，這果又成為因。因果、果因，生生世世就在有漏當中顛倒循環。

（二）染絕淨純創大緣

我們現在修學佛法，要把種種微細的、粗顯的染緣去掉，把純淨的、清淨的因緣盡量培植，這樣，才能創造大緣。

再說「慧擇因緣」，簡別精嚴不濫雜。我們修學佛法，要真正具有簡別的力量，一定要簡別精嚴。大乘經中，有最清淨、最純正的，也有為了適應那些外道

的，所以就有一部分外道的思想滲透到佛法中來了，久了就喧賓奪主。舉個簡單的比喻來說，佛法是以諸法無我為中心，一接觸到外道的思想，便轉過去為真常大我，真常大我是印度婆羅門吠陀的一個中心思想。現在，你學佛法，就要把真常大我踢開，好好的深研修學緣起的假我，這樣才不會再雜染。

（三）超卓風範永懷念

說到周老，他不是大富翁。因為他心量大，所以能把握整個佛法，「不可以少善根，不可以少福德，不可以少因緣。」他以這個善根、福德來創這樣的大緣。「超卓風範永懷念」，是說他的風範，超出一般學佛的人，就因為這樣，周、胡一位老人家，值得我們永遠懷念。🕉

本文轉載自《慧炬雜誌》第四一九期
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出版